

早上八点，对搞艺术的来说确实早了点。与闹钟抗争了五分钟之后，龚天鹏习惯性败下阵来。随着起床气地逐渐散去，脑海里却有一张任务清单嗖地闪进，眼睛顿时瞪得溜圆，就此彻底醒了。

手头目前有三个重活——以中华创世神话为题材的交响清唱剧《炎黄曲》、加之第九交响曲《启航》、第十交响曲《京剧幻想》的修改精磨。

时不时，他觉得作曲的过程像极了作家写作，既是在记录生活中细环节中找寻平衡，更要努力去放大那些隐藏在日常表达之后，只露出冰山一角的澎湃情感。

只不过，“自己是用音符代替了笔杆”。

“……用世界的语言让西方人不带偏见地听到了中国故事而被震撼到落泪。”发来的邮件里，美国音乐出版社协会主席劳伦·凯瑟陈情描述。

作为资深专业人士，这般感慨万端的情绪变化本并不多见。但在细听了《第五交响曲》和《启航》之后，老爷子写下一段长长的文字，记录了自己从旋律中感悟到的波澜人生和壮阔岁月。

笑着点头，相比于专家的身份，让龚天鹏更在意的从这份点评里划出的若干关键词——世界语言、中国故事、震撼落泪，将其串起之后，能清晰读出一名海外听众的心理曲线。“交响乐最让人着迷的是什么？就在于每个聆听者都会有一番自己的理解，哪怕它并没有具体故事作为串联。”

一直以来，龚天鹏在音乐世界里向往更大的能量。比如《启航》，“五个乐章用宏阔‘写意’笔法架构而成，所用歌词或选自先烈李大钊的著名散文诗《青春》，或以当代人的眼光抒发百年沧桑的感悟，用心不在‘写实’细节，而是发挥音乐所长，更多着力于‘精、气、神’的渲染和营造。”

为这部作品专门写就的乐评中，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燕迪教授细致解构其间的技法理念。在其笔下，龚天鹏的音乐写作风格被提炼浓缩为——“大开大合的气派。”

闲心

宜人

清代做过工部尚书的汤斌，写过一首五言绝句《题画》，云：“秋林不厌静，高士自能闲。尽日茅亭下，开窗到远山。”初读喜欢，再读仍然喜欢。喜欢什么呢？一时说不出。过了几天，抄写数遍，悟出“闲心”二字。看眼前的画，秋林静，高士闲，茅亭孤，远山在。坐在茅亭里的高士，若无闲心，哪能进入画境呢？

这是一枚名副其实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2岁时能辨识所有音高与和弦，9岁考入世界顶尖的美国茱莉亚学院，13岁已与小提琴大师帕尔曼、歌剧天后费莱明、好莱坞音乐巨匠约翰·威廉姆斯同台演出……如果一切顺利，曾经的“钢琴神童”将自动升级为未来的“钢琴王子”。闭着眼去弹，都将是一条布满鲜花与掌声之路。

可属于他的行程偏偏就“万里有了一”——16岁那年，龚天鹏下决心要“改变”。这份从演奏转向作曲的心意是如此执拗，以至于让身边的至亲和师长都猝不及防。

事隔多年，龚天鹏对他们依然怀有深深的歉意，“因为家庭对自己的培养几乎倾尽所有，最终的选择不能说逆流而上，却也是布满了荆棘。”但对于那次称为分水岭的转身，他捏了下拳头，毫不迟疑给自己点了个赞——“迄今为止最好的决定，没有之一。”

至于触发的动因，龚天鹏将其主要归结为青春少年的叛逆驱动，“觉得钢琴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了”。但这份心思落在时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约瑟夫·波利西眼里，超过30年育人的阅历让他无疑看得更为透彻。

师徒二人又深聊了一次之后，龚天鹏被推荐进入该校作曲系。果如老头所料，换了一条新跑道后，这匹乍蹄的马驹跑得更为欢实——8次荣膺美国作曲家协会青年作曲家奖，所出版的14部大型作品由全美各大音乐学院图书馆收藏，成为史上唯一在学生时代即得此殊荣的作曲者。

“他十几岁时的成就是很多同行一辈子都无法抗衡的。”著名华人作曲家盛宗亮如是评价这位年轻的同行。并不是没有遭遇过瓶颈。

2016年回国受聘成为上海爱乐乐团驻团作曲，起步阶段的创作并不

称意，因为——“下笔时理想虽丰满，乐器的动静却颇骨感。”两者之间的落差，“需要长时间蹲守排练厅边听边改，兼及与不同声部演奏家展开互动讨论才能夯实完善。”

不久之后，细部的变化开始显现——首先是对于听觉的判断大大增进。而当这些点滴累积到一定里程，渐渐提升的是对作品整体的把控。更为重要的在于视角的转换，“如果能找到双赢的办法，我总是那个愿意妥协的人。”

久而久之，作品标配在心中日趋成型：得让人觉得享受，让观众感觉作者是朋友。“因为这些旋律就来自生活，而我，只负责用情怀去记录。”

而对于那层底色的描摹，亦如前辈同行莱昂纳德·科恩写成的歌词：“万物皆有缝隙，那是光照进

还清晰地记得用大床单充当的幕布，用闹铃铃声替代的开场警示，那一晚上的欢声笑语几乎可以掀翻屋顶！还不止这些，暑假里我也会举行唱歌和诗歌朗诵比赛，我不止一次地拿到过姐姐自己手绘的奖状，好不得意！

现在想起来，这是我最开心的童年记忆，比很多年后看央视“春晚”和综艺节目要开心得多。

后来，每年年夜饭之后，唱歌、唱戏、读诗、表演自己创作的小品，也成了我们家过年的传统节目。还记得那时候房子小，爸爸所有的书，只能放在床底下两个超级大的木箱里，我和姐姐为了看书，不怕重，不怕烦，时不时需要费力拖出箱子又推回去，但我们乐此不疲，在读完了家里所有



童子献寿图
(中国画 尺寸 138x68cm) 沈舜安

来的地方……”无论目见或是想象，自那份细微文字透出的旷达亮意，却藉由着音符的律动而渐次弥散，这样的温暖画面令龚天鹏心向往之。

那时时，龚天鹏要跳出熟悉的生活场景和圈子。掰掰指头，“上个月回家给老妈过了生日，国庆节前度的蜜月……”不禁盘算起要不要近期再出趟门，哪怕不用出站，尽管已稿债累累。

于他，每次脱离熟识的环境不仅心头的那份敏感得以刷新，更会有意想不到的灵感成功激活。而据他人统计，这种成功率在坐上“将公里折叠起来”的火车时尤其明显。

只因，“每一秒从身边略过的风景，带给人的都是一种新的向往。”多年前为自己笔下小说酝酿的这个开头，龚天鹏一直常读常新，并尝试留下不同注脚。

的书之后，从此爱上了读书。小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，现在，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就明白，养成一种把普通的日常生活过得“文艺”一些的习惯，那是父母留给我的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父亲当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，没当过一天律师，转而去自己更喜欢

的市文化局从事戏剧研究，是个一辈子爱唱戏、爱读书写文章的老文艺工作者。至今95高龄，依然活得健朗充实，有滋有味。我姐姐从小有幸跟着父亲隔三差五地看戏，无师自通地通晓多种文艺形态，后来在去黑龙江上山下乡的日子里，成了农场里每年整台文艺会演的“大拿”（总导演）。

一年前，儿子要结婚，小两口说，实在不太喜欢通常那种请亲

春日，复和发小同游儿时生活的古镇。

镇现在渐有名气，多游人。不过，我们所见异于游人，看到临街新开的店铺，往往想到以前它是什么店。旧地重游，当下始的本色。人生识字忧患始，也是在这里和以往转换自如。发小说后街那些高大

的水杉树，是她中学毕业，刚到房管所工作时参加劳动种的。在不同的地点，想到儿时的一些趣事，往往相顾会心一笑。越过中间漫长的人生，场景，一下子接到当年。

能够自然地沉浸到过去，是重游古镇的魅力所在。民居前小小的菜畦，镇旁青青的麦田，静静的小河，延至天际的田野；镇上酱油作坊的大缸，打铁匠的炉火，点心店甜馒头上的红印；上海亲戚来过节时的开心，节后他们回去时的惆怅——儿时的种种，都浮现眼前。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看《少年文艺》和《儿童文学》。不记得是其中哪本期刊上，曾登过一篇题为《三个铜板豆腐》的小说，里面的细节到现在还记得。

小说写的是两个小男孩跟着妈妈去外婆家做客的故事，“谁家来了难得的远客，谁家才到山外去买一簪壳摊豆腐请客。”外婆尽心尽力地招待外孙，临走这一餐特意做了一碗咸芥菜蒸豆腐，小外孙一番争抢，最后一块掉在凳脚的豆腐，也被弟弟小毛从老母鸡的尖喙边抢下来，塞进了嘴里。

还是小学生的我，无法感同身受旧时代的苦。不过，自此知道了，豆腐是绝对不能漏给小鸡吃的菜。

那时我家住单位宿舍，从家门口走出单位大门要上两个坡，出了大门去菜市场还要步行十多分钟。我妈有时想带我一起去买菜，我嫌不想去，我妈便好言相劝，“我马上买完，你就站在菜市场门口等我。”

我妈肯让步的时候非常少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说了算，小孩不可以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学习方面。小时考得不好，被我妈责骂了以后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写日记，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孤独的孩子。而我妈不想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，可能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吧。这么想着，我的不情愿就消失了。不过买

豆腐这天，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去的。我喜欢看没切开的豆腐，厚厚地一整块摊在板子上，热乎乎的，敦实又富足。有时去晚了，豆腐卖得差不多了，切到只余一角，冷冷清清的，我就不想多看，催我妈买完快走。自小我就是个喜欢花好月圆的俗人，欣赏不了凋敝的美。

有一种水豆腐，不需要去菜市场买，有人挑着桶，走街串巷地卖。我妈说，做豆腐的人早上三点多起床磨豆子，做好的水豆腐不能放，天没亮就得担出来卖。那时天蒙蒙亮，总能

听到远远传来“水豆腐”的吆喝声，我很想跑到街上去看看水豆腐长什么样，可是转眼又睡着了。还是住在街边的人家方便，端个碗就可以买回家。我要是从家里拿个碗跑到街边，连卖豆腐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所以直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当年的水豆腐是不是长得和豆花一样。

我妈也没买过水豆腐，她早上要做饭招呼我们上学。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豆腐是为午饭准备的。

我妈烧豆腐有自己的程序。煮开半锅水，左手抄起一块豆腐，右手持刀，横三刀，竖一刀，手一侧，豆腐滚入了锅中，然后在沸水中稍微焯一下，捞出来晾在一边。接着烧热油，将青红椒蒜头香葱

豆腐这天，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去的。我喜欢看没切开的豆腐，厚厚地一整块摊在板子上，热乎乎的，敦实又富足。有时去晚了，豆腐卖得差不多了，切到只余一角，冷冷清清的，我就不想多看，催我妈买完快走。自小我就是个喜欢花好月圆的俗人，欣赏不了凋敝的美。

有一种水豆腐，不需要去菜市场买，有人挑着桶，走街串巷地卖。我妈说，做豆腐的人早上三点多起床磨豆子，做好的水豆腐不能放，天没亮就得担出来卖。那时天蒙蒙亮，总能

怀旧

卞建林

不免留恋，不免缱绻，亦不自知何以如此。孩童时在镇上感受的诸多乐趣，对亲情的依恋和孺慕，对身边世界的好奇和欣悦，是生命初

始的本色。人生识字忧患始，也是在这里和以往转换自如。发小说后街那些高大

的水杉树，是她中学毕业，刚到房管所工作时参加劳动种的。在不同的地点，想到儿时的一些趣事，往往相顾会心一笑。越过中间漫长的人生，场景，一下子接到当年。

能够自然地沉浸到过去，是重游古镇的魅力所在。民居前小小的菜畦，镇旁青青的麦田，静静的小河，延至天际的田野；镇上酱油作坊的大缸，打铁匠的炉火，点心店甜馒头上的红印；上海亲戚来过节时的开心，节后他们回去时的惆怅——儿时的种种，都浮现眼前。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看《少年文艺》和《儿童文学》。不记得是其中哪本期刊上，曾登过一篇题为《三个铜板豆腐》的小说，里面的细节到现在还记得。

小说写的是两个小男孩跟着妈妈去外婆家做客的故事，“谁家来了难得的远客，谁家才到山外去买一簪壳摊豆腐请客。”外婆尽心尽力地招待外孙，临走这一餐特意做了一碗咸芥菜蒸豆腐，小外孙一番争抢，最后一块掉在凳脚的豆腐，也被弟弟小毛从老母鸡的尖喙边抢下来，塞进了嘴里。

还是小学生的我，无法感同身受旧时代的苦。不过，自此知道了，豆腐是绝对不能漏给小鸡吃的菜。

那时我家住单位宿舍，从家门口走出单位大门要上两个坡，出了大门去菜市场还要步行十多分钟。我妈有时想带我一起去买菜，我嫌不想去，我妈便好言相劝，“我马上买完，你就站在菜市场门口等我。”

我妈肯让步的时候非常少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说了算，小孩不可以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学习方面。小时考得不好，被我妈责骂了以后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写日记，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孤独的孩子。而我妈不想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，可能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吧。这么想着，我的不情愿就消失了。不过买

豆腐这天，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去的。我喜欢看没切开的豆腐，厚厚地一整块摊在板子上，热乎乎的，敦实又富足。有时去晚了，豆腐卖得差不多了，切到只余一角，冷冷清清的，我就不想多看，催我妈买完快走。自小我就是个喜欢花好月圆的俗人，欣赏不了凋敝的美。

有一种水豆腐，不需要去菜市场买，有人挑着桶，走街串巷地卖。我妈说，做豆腐的人早上三点多起床磨豆子，做好的水豆腐不能放，天没亮就得担出来卖。那时天蒙蒙亮，总能

听到远远传来“水豆腐”的吆喝声，我很想跑到街上去看看水豆腐长什么样，可是转眼又睡着了。还是住在街边的人家方便，端个碗就可以买回家。我要是从家里拿个碗跑到街边，连卖豆腐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所以直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当年的水豆腐是不是长得和豆花一样。

我妈也没买过水豆腐，她早上要做饭招呼我们上学。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豆腐是为午饭准备的。

我妈烧豆腐有自己的程序。煮开半锅水，左手抄起一块豆腐，右手持刀，横三刀，竖一刀，手一侧，豆腐滚入了锅中，然后在沸水中稍微焯一下，捞出来晾在一边。接着烧热油，将青红椒蒜头香葱

不免留恋，不免缱绻，亦不自知何以如此。孩童时在镇上感受的诸多乐趣，对亲情的依恋和孺慕，对身边世界的好奇和欣悦，是生命初

始的本色。人生识字忧患始，也是在这里和以往转换自如。发小说后街那些高大

的水杉树，是她中学毕业，刚到房管所工作时参加劳动种的。在不同的地点，想到儿时的一些趣事，往往相顾会心一笑。越过中间漫长的人生，场景，一下子接到当年。

能够自然地沉浸到过去，是重游古镇的魅力所在。民居前小小的菜畦，镇旁青青的麦田，静静的小河，延至天际的田野；镇上酱油作坊的大缸，打铁匠的炉火，点心店甜馒头上的红印；上海亲戚来过节时的开心，节后他们回去时的惆怅——儿时的种种，都浮现眼前。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看《少年文艺》和《儿童文学》。不记得是其中哪本期刊上，曾登过一篇题为《三个铜板豆腐》的小说，里面的细节到现在还记得。

小说写的是两个小男孩跟着妈妈去外婆家做客的故事，“谁家来了难得的远客，谁家才到山外去买一簪壳摊豆腐请客。”外婆尽心尽力地招待外孙，临走这一餐特意做了一碗咸芥菜蒸豆腐，小外孙一番争抢，最后一块掉在凳脚的豆腐，也被弟弟小毛从老母鸡的尖喙边抢下来，塞进了嘴里。

还是小学生的我，无法感同身受旧时代的苦。不过，自此知道了，豆腐是绝对不能漏给小鸡吃的菜。

那时我家住单位宿舍，从家门口走出单位大门要上两个坡，出了大门去菜市场还要步行十多分钟。我妈有时想带我一起去买菜，我嫌不想去，我妈便好言相劝，“我马上买完，你就站在菜市场门口等我。”

我妈肯让步的时候非常少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说了算，小孩不可以讨价还价，尤其是学习方面。小时考得不好，被我妈责骂了以后，一个人在房间里写日记，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孤独的孩子。而我妈不想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，可能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吧。这么想着，我的不情愿就消失了。不过买

豆腐这天，我是心甘情愿地跟着去的。我喜欢看没切开的豆腐，厚厚地一整块摊在板子上，热乎乎的，敦实又富足。有时去晚了，豆腐卖得差不多了，切到只余一角，冷冷清清的，我就不想多看，催我妈买完快走。自小我就是个喜欢花好月圆的俗人，欣赏不了凋敝的美。

有一种水豆腐，不需要去菜市场买，有人挑着桶，走街串巷地卖。我妈说，做豆腐的人早上三点多起床磨豆子，做好的水豆腐不能放，天没亮就得担出来卖。那时天蒙蒙亮，总能

听到远远传来“水豆腐”的吆喝声，我很想跑到街上去看看水豆腐长什么样，可是转眼又睡着了。还是住在街边的人家方便，端个碗就可以买回家。我要是从家里拿个碗跑到街边，连卖豆腐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所以直到现在也不知道，当年的水豆腐是不是长得和豆花一样。

我妈也没买过水豆腐，她早上要做饭招呼我们上学。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豆腐是为午饭准备的。

我妈烧豆腐有自己的程序。煮开半锅水，左手抄起一块豆腐，右手持刀，横三刀，竖一刀，手一侧，豆腐滚入了锅中，然后在沸水中稍微焯一下，捞出来晾在一边。接着烧热油，将青红椒蒜头香葱



花好 月圆 人寿

徐淑荣 篆刻

爆香，再把豆腐放进去。我问过我妈，不怕切到手吗，我妈说，嫩豆腐易碎，在上面浅浅划一刀，它就开了，沾不到刀。小时候特别佩服我妈这一招，心想外公会武功应该是真的，手切豆腐的功力一定来自家学渊源。我妈跟我们说过很多次，她的爸爸从小习武，中指和食指的长度都磨到一样长了。

后来我来了广州自立门户，自己学着做饭。第一次做豆腐时，也烧了半锅水，然后左手豆腐，右手刀，持刀的手在空中比划了几下，始终不敢下刀，之后就永远放弃了承传家学的念头，我妈的绝学传到我这里算是断了。

我妈退休以后，也来了广州定居。来的第二年来医院体检，发现有胆结石，医生说要少吃豆腐。之后，不管是什么豆制品她都不吃了，也就很少买豆腐了。

我也不常买豆腐，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吃食堂。食堂的豆腐一煮一大锅，捞在盘子里都碎了，味道也是不咸不淡的，中庸乏味，直接略过。

不过吃火锅的时候，还是要切一盘豆腐。涮完肉，把生豆腐拨进去，咕嘟咕嘟地煮。等锅里的水蒸气慢慢升起来，湿润了我们的视线，豆腐差不多就熟了。

在没有下筷之前，守着一锅完整的豆腐，既踏实又心满意足。



夜光杯